

順齋先生閑居叢藁

十

順齋先生閑居叢藁卷之二十

上海圖書館藏

男

蒲機

類編

門生薛懿

校正

序

節婦郭氏詩序

生民以來原於夫婦故易之上經首
乾坤下經首咸恒詩以閑睢為正始
人倫之重莫先於此世降俗薄富貴
貧賤死生患難夫婦不克終者多矣
典籍所載共姜守義敬姜秉禮下逮
史傳暨劉向所錄所以維持世教者
讀之使人歎息不已洪惟

叢藁卷廿

一

國家激勸節義屢形

詔旨俗歸于厚史館餘暇有以節婦
詩卷求題詠者歲不下十數間或厭
之然以其係風化所關未嘗不勉應
其請今蜀之成都縣曰雙流里人白
應元妻郭氏年二十五而夫應元亡

一息纔五朞郭氏貞靜以植志劬勞
以撫孤家庭肅穆如夫之在也舅姑
怡愉忘子之戚也強暴莫能奪其操
巧諷莫能易其心始終不渝皎若玉
雪舅姑各八秩以天年終葬祭如禮
年踰五十族黨信其義鄉人稱其德
長社者率鄉之父老狀列其事聞于
有司有司上之蜀省得依令式以表
焉其孤子申不遠數千里來求門旌

之字于今之翰林承旨唯齋劉公且
請序其事於予曰某不幸早失所怙
今而粗立皆母氏能安其室育養教
誨之力也恩無以報敢以其閨門踐
履之實求當世間人筆諸詩文庶可
以光於時垂于後僕竊謂古之貞烈
其事固可傳亦幸遇當代名公之作
者顧予曷敢當然以其母之節予之
孝有助于綱常而不忍辭也為序于

篇端云

送趙君錫赴秦州幕序

余憶兒童時與友人趙君君錫通家
往還君錫幼穎悟屬對應聲滿座稱
善既而又以詞賦有聲流輩推讓莫
敢與角貨雖奇然時方不售年及強
仕翰林學士暢公純甫以憲僉蒞漢
中愛其材拔為府史以年勞被

省檄遷德順州幕職起祐二年余自

京師以代祀嶽瀆馳駟過家時君亦
以秩滿歸漢中相見握手道舊而別
今年春余繇國學得告歸不幸丁艱
屢見君其老態益新貧則無異於昔
嘗慨史傳中士多不遇於時乃今於
君錫見之君錫齒方壯工文藝時從
仕者惟以吏進以是齟齬今設科取
士之法既行則君錫老矣不肯俯首
就場屋與少年者較一日之長其自

德順歸閑已數年不復有仕進意充
然無少戚容真無愧古人之不遇者
日余為翰林屬翰長有知君者力欲
奏用以去位不果噫非命歟今復有
秦幕之招負與老會欲不行復不能
不行且徵余言以憂戚辭不可余謂
君平日讀書其於贊助州政療已民
瘼奚待余言直書其所抱負出處以
告夫未知君者慎無以碌碌州從事
遇焉斯可矣

雲溪草堂序

古之人無時無處而不學亦何暇居
安之求哉然學須靜也苟鄰於闐闐
塵囂之間則視蔽而聽壅心煩而慮
亂亦無以理其業矣陳君舜叟陝士
之翹楚者客游江漢持關中諸老書
來訪予愛其容止舒徐辭令溫雅及
一再見作而曰某不佞竊有志於學

出陝城之西木數百舉武有田橐水
之上構屋以為讀書之所旦暮之變
其氣藹然目之曰雲溪草堂堂之前
後左右樹蘭於畹種梅於崗菊以徑
竹以軒取其草木之幽香隱德者而
又瀕溪有觀瀾之石積土為軒嘯之
臺研究之隙周行而登覽焉大河三
其北太華中條雄峙環擁其翠可觀
實天施地設之偉觀非敢以自誇耀

也請為序引得以開發焉余謂山水
之樂仁智者有以取浴沂之樂言志
者所不及蓋非以事游觀而資佚樂
也抑以察夫天理之流行而外物不
可移奪也今舜叟雲溪之構動息有
養節宣以時于以潛心焉于以放懷
焉其視闐闐塵囂不可與一則其
所學或世以達道歟若夫天理之
流行而外物不可移奪者將得矣

於是乎書

義士李德鄰序引

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所謂德者行道有得於己之謂行則驗諸行事之實而藝又有餘力而後學者也蓋古之考民皆出於農必教之以是三物其成者以賓興之禮薦而用之故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德則尚矣藝則居其末故觀人

之法於六行尤切焉謂孝友睦婣任恤乃日用當行之理苟於是而或悖則有刑以糾之此古昔人材之盛後世所不能及然天理民彝終不可得而泯者奉元之屬縣曰臨潼鄉曰好義李姓德鄰其名者乃今見之其為人也亦殆庶乎母王氏年踰八秩甘旨滫瀡之養定省溫清之節無少廢缺其終也廬墓毀瘠哀戚稱其服宗

族鄉黨目以孝悌人無間言歲饑散
所蓄粟麥千二百斛折貸券二千五
百餘緡周恤之多有不可計里人上
其事有司覈其實旌門曰義士既又
創驪山書院為屋若干楹延師以誨
凡弟子之從學者割田二頃給其廩
餼由是觀之所謂六行者顧不彰彰
明甚矣乎今

詔條設取士之科以行實為首則君

為無愧矣惜猶拘於時文之未習弗
得登仕版以展其蘊推其有諸己者
以及於人然天與我之良貴又豈以
用舍為輕重哉余於君蓋未嘗識奉
元周君文振以府史調興元見余極
口稱道君之善勻序引欲求當世諸
公之作贊詠其美越二歲徵其言信
始克為之且以明夫古之士出於農
而必考其實行云

題牛參政秋日桃花詩序

物有反常而當論其妖祥者有不必論其妖祥者蓋視其多寡輕重之差爾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於春秋是論其妖祥者及夫一物之少異不必論爾今參政牛公所賦秋日桃花是也夫桃之為物其始華見紀於中春之候其色天天其葉蓊蓊其實蕡然見詠於詩人之辭此其常

也若乃嚴霜肅殺之秋或一二見於搖落之株其造物機緘呈露發泄雖不可詰猶老人之兒齒復生烏可人而求之哉觀其如降謫之仙姝流離之姬妾使人疑似於武陵之遊鬢髯乎天台之遇政可供樽俎間一笑尔蓋公於寓舍得此遊戲翰墨於詩其清新艷麗正如昔人論宋廣平鐵石肝腸而吐婉媚之辭者命余序

之余謂天下之事有正有權又非特若此一草一木而已顧處之何如爾併以此書于篇端

農桑輯要序

虞書六府一乃穀洪範八政首曰食蓋生民以為天有國之所先務不可一日而後也宣尼語冉有以富之而教言上之人使民勤力田畝足以仰事俯育無至飢寒然後暇治禮義風

化可行由此觀之誠乃王道之始三代之盛曷嘗不以養民為致治之本歟

皇元建極神聖相承一以仁覆天下聖上欽明無逸尤知稼穡之艱以農桑委大司農丁寧勉飭猶恐行之未至爰命宰執擇能吏楷正農書溥覃率土教以種養之方期於家給人足與堯舜命后稷以播植其揆一也主

者頒于郡縣城固達魯花赤黑閭公
時領農事謂同署曰此

聖天子惠養元元之善政天日煥然
使民家有是書則耕者盡地利蠶者
富蠶絲不待春秋巡督而勸課之効
已具于目前矣豈非事簡而功著者
乎縣尹康公簿尉文竇二宰共成其
志資以俸金鳩工鏤梓不踰月而告
畢僕忝聞議論之餘輒序于後作牧

之良有司皆以誕敷

帝德左右斯民為念則於萬世太平
之治未為無小補云

薛景仲梅坡詩序

夫大鈞之播物貴而為人微而草木
其間美惡未始有異也故屈子之蘭
周子之蓮皆以比君子良有以哉薛
君景仲世本儒素隱老子法中天師
留國公甚愛重之書梅坡二大字嘉

寵其號蓋梅之為物儕蘭蓮之氣味
友松栢之歲寒西湖之詩以咀其華
商巖之羹以取其實踈影暗香之妙
語有非凡草木之所可承當者今景
仲清標稟道氣藹然留國贈之非溢
羨景仲受之無慙德當其風月之夕
霜雪之辰曳杖梅坡集古人詠梅之
作擇其尤者譜其聲而歌之其於神
仙何遠之有景仲以為如何梅坡乎
其首

軸諸士夫多係以詩且求余文俾題
其首

送學正王秉彝詩序

歐陽公謂胡先生門人皆循循雅飭
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
弟子識者以為知言而程子亦云安
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於
為政也何有夫胡先生之誨人固為
有法而為其弟子者亦可謂善學矣

矩菴先生教授閩中士夫翕然從之
其名德雅望著於朝端播於當世而
愈自謙抑退然如不勝衣見之者無
不心服興元儒學正王君秉彝佐學
職於茲三年矣恭恪巽順形于辭色
始終如一詩所謂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者余因以異其為人及詢之乃出
矩菴之門信矩菴之教無愧於胡先
生而秉彝亦有肖於胡之門人也雖

然余猶有望焉夫秉彝之發於外者
既已如此而存諸中者余固不敢以
蠡測蓋學之為道必表裏交脩本末
備舉不可偏廢則願以歐程之言合
而觀之若夫循循雅飭不問可知者
秉彝之所已能學問思辯以為稽古
之實舉而措之愛民從政使如有源
之泉有根之木流長而葉茂則庶乎
得矩菴之全體矣泰定丙寅七月初

吉告余有奉元之行求以言贈書此遺之以待它日之徵也遂以為餞章之序云

送蒙古揚天立序

士之所以得行於天下者惟忠信篤敬而已蓋能盡已之心以實無偽厚而不薄恭而有禮以此接物以此處事何適而不可哉聖門教人亦本於是而已捨此則必為詡詡強笑語沾

沾而取容初未必不悅而合也以則真態呈露不復可掩人鄙賤之不齒於正人端士之流矣天立揚君以國語字學貳其教官於漢中五年於茲無穀祿可守不見其有戚戚容路侯委以事不亟不徐辦集得宜所至無一人怨之形於言貌非忠信篤敬能如是乎其遠大器業從可卜矣一旦辭歸以贈言例為請僕謂如君所

尚何以言為然不欲虛其請姑以
其所能者為贈願益加勉焉又以告
夫未識君者試以斯言驗之然後知
予之不妄許云

送總尹王信夫東歸序并詩
古之循吏至今首龔黃及觀其傳初
不求赫赫名但民便安其政而已興
元總尹王君信夫下車之始首來訪
余言發軔於國子生以余嘗為國子

博士雖前後不相值執禮如師生久
而觀其為人立崖岸不設城府一
於誠而無他其治民也如良醫之療
貧子之疾惟審諦其脉證弗銜鬻其
藥劑疾已無所求可謂古之純篤君
子今之循良之吏者歟同僚有掣肘
齟齬侯不與校傍人視若不满意侯
曰我若爭胥吏必受困但和以濟吾
事可已歲旱侯視堰水湍駛不能措

手乃相傍地開渠以殺其怒有一後者於土空避役適土崩不救遂藉此欲搖動侯卒無所得至今修堰因所開故道以成功他類此不可枚舉及各終更彼則氣焰銷鑠手足呈露或遭指斥隱忍不敢喘侯則澹然如平日百姓皆曰吾之父母也其古之龔黃亞匹歟余素不喜溢美諛辭必試而後稱今稱也不於侯其誰歸遂詩而叙之

下車首相訪執禮甚卑謙布政國恩渥持身家法嚴細民歌愷悌黠吏服清廉掣肘雖遭忌公心不避嫌方安千里寄已作四年淹舟送歸程遠杯兼別恨添交游分去住蹤跡異飛潛矯首天南北書來慰我瞻

題憲使李行簡樂閑堂詩卷

後序 并四詩

憲使李公行簡與余有鄉曲之雅故
余知公為深始公起身即踐清要繼
為侯牧理財賦其善政良筭無愧古
人速陞憲使則能鎮靜南服未及引
年一旦謝仕而歸杜門却掃以蜀為
樂土遂定居為終焉計去城一舍而
近買田營墅游息其間自號樂閑天
曆戊辰遭時弗靖蜀帥張兵威脅眾
令附已凡浮沉宦海者多為詿誤獨

公澹然與世相忘已久無纖毫染汙
此真樂閑之驗也公又有佳子弟養
志之餘蒔花植竹築亭引流以廣其
樂閑之趣則斯樂斯閑天實相之公
得專之交舊又信而紀述之以成巨
軸命其子不遠千里寄示意欲尋樂
閑之盟於我可無言以與君同好也
哉獨恨未得陪杖屨以涉樂閑之境
姑賦其中所有四詠以供杯酒間掀

鬚一笑云

九折流杯池

九折我流觴九折彼叱馭勞佚雖不同亦各有天趣清真王會稽命客賦詩句不如醉忘懷天下何思慮

翠香亭

幽塘首夏時田田疊新翠不用薰水沉清香自入鼻高辭鷓鴣行來看龜魚戲雖知子非我其樂初無異

叢書卷二十

十七

晚香亭

霜風正搖落金質綠為裳繞籬三嗅之掇英泛我觴主人與此花歲晚節愈昌陶翁已千載尚友永相望

曲肱亭

聖師樂何事富貴浮雲同君今解組歸寤寐思所從恍然若有得卧聽竹牕風狗苟蠅營者知誰是夢中

題興元路長僧傑的家藏樵

枯子所畫羅漢卷

浮屠氏之阿羅漢蓋學佛而未者故其降龍伏虎浮杯擲錫入定觀想積精之至皆得佛之粗猶孔門之有七十子余寓

京時於秘省得觀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相詭異殊甚今興元路侯牧之長宣美公事佛甚謹僧樵枯子遂作手卷以獻之雖非貫休比亦得其髣髴

公俾余題其左余於浮屠書罕讀不盡究其說為下一轉語曰過去未來非我知開卷觀之即見在主人彈指起信心便是應真無挂礙既題復歸公使藏之

李錄事祈雨有感詩序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人鮮能之興元錄事參軍李從仕莅職於茲其應變捷給承奉委

曲皆非所長至於不督責而政行不
話言而民信拙於表襮守其慤實蓋
質之近夫誠者然也元統乙亥夏五
月旱氣蘊隆吁嗟求者未臻感應豐
凶之決近在旬日君聞南山之陽幾
及絕頂有靈泉焉於是齋素囚首徒
步陟其所而懇于神乞升勺水貯於
罌迎歸城中安置道宇寢食不復歸
夙夜為百姓請命精誠之至翌日雨

至始則霖霖既而滂沛越三日遠邇
饒洽稻之秧者可插禾之槁者復興
種之播者悉出土之墉者可耕化飢
饑成飽飫改愁歎為歡娛上分侯牧
之憂下慰黎元之望四民鼓舞羨君
之功雖充滿勃鬱於心不能形容發
揚於口假能詩之士以贊君之萬一
仍請余為序引余謂至誠可以通神
明貫金石全體於誠者固不得而見

至於一事之誠而能動者苟非君之篤實其孰能可不謂誠乎衆曰然遂以此序書於篇端云

洋州太守周子仁送行詩序
日余伏田里教誨童孺雖無干仕祿意然天下凡名公鉅儒必問其家世及行己大方與所著述文章於人於是知金源末庭試為首冠王公百一者我

世祖隆盛時實諸翰林為學士承旨鴻文大冊多出其手厥後其子字子維者亦繼直禁林父子輝光焜耀相照余以皇慶癸丑忝被驛召為翰林末屬去公時已二十餘年得觀所謂視草者於是公父子聯珠合璧之文皆在焉得寓於目所恨不獲望見眉宇侍執凡杖延祐庚申余以母老得告歸繼丁重哀閑居十餘年不復出

一旦於興元總尹王君信夫座間始見武康守周君子仁觀其言動容止有故家流風餘韻心竊異之未暇詢焉君他日詣府計事執禮來訪酒一再行遂傾底蘊道宿昔然後知王公承旨乃其先世之姻婭子維則周出也自洋之士夫來訪者語及君咸曰君非獨此而其守身清慎撫民豈弟天性使然余益歎服焉屢會情愈密忽

告曰某瓜期已迫將歸矣可無言以相贈歸裝雖輕儻獲不啻為九鼎大呂之重矣蓋余自識君所與談絕無塵俗利欲語非論京師衣冠之世族即商確文章行實之源委或繼以憂民困窮而自歎其莫之能恤也嘗謂若人譬猶太廟之琴瑟雖不作而拂拭其弦徽亦可以適人意如三代之鼎彝雖不用而辨別其款識猶可以

慰人心君之歸併挈以往寧不使人
惜之而悵然于懷耶諸士夫咸有奉
餞之作既成以余宜題其首

秋江競渡詩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雲濤際天望而
可駭於斯時也非決性命而饕餮聲利
者孰肯寄身於一葉之危以僥倖於
萬一哉庸詎知不有超世獨立之士
憫笑於其傍耶今觀秋江競渡橫幅

雖畫師所作意未必出此然感於予
心者不能自己河東陳君某喜讀書
恬於勢利以貧而仕老為興元總幕
職不汲汲求進蓋非競渡輩之伍以
此卷求題評謾書數語以歸當公餘
無事明牕淨几披翫紬繹想亦有所
合於其心也夫

順齋先生閑居叢彙卷之二十

順齋先生閑居叢藁卷之二十一

男蒲機 類編

門生薛懿 校正

字說

王思進字說

王生既冠婚猶從余學一日具禮前請曰某以幼命名不合於義類願先生與易之庶幾緣名求義以自勉是亦教誨之一端也余嘉其意謂之曰

叢藁卷二十一

一

汝以我一日之長而揭揭然以從我也惡得不以所聞告子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夫為山九仞以一簣之虧則前之功俱廢矣雖坦然平地自一簣而往則後之功可望矣此乎人哉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故聖人惜顏子之能進責冉求之自畫其

意亦可見矣子其蚤夜思之必先立其志由學問辯思篤行以求至於至善如居偏方欲適中國問道所由行而不已安有不到之理若營營於競名躍躍於趨利苟目前之快自以為得進之宜則非予之所望也生能以是思之則他日成就詎易量哉生日唯遂以簣為名思進為字云

劉德用字序

劉氏之子始從學於余惟以小字稱近欲載筆習吏業具禮前請曰某幼蒙先生訓誨今年及弱冠而名字未立同儕稱呼者以為慊願有以進而教之余觀此生於其昆仲間頗醇謹可教為名曰懋以德用字之蓋取商書德懋懋官之語懋者何勉之之謂也勉者何勉於德也人能勉於德則上之人亦以官勉之也昔子張學干

祿孔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人孝於親弟於長忠於君信於
友行是數者以類而推修治勉勵必
使有得於己則實行無愧令聞藹然
求為時棄得乎德用名字之義如此
尚勉之哉

解推官四子字序

府推解君四子曰榮宗榮祖榮德榮
仁長與次則杜有室矣榮德以下年

且弱冠從余問學一日府推君過余
請曰某四子名而未字敢請余不容
辭敬奉其字榮宗曰伯華榮祖曰仲
顯蓋取古人所謂增光祖宗孝經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之義榮德曰叔章
榮仁曰季元蓋取書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易元亨利貞元為仁而居首
之義夫字者所以尊成人之道而美
其稱也能不恃所稱之美思惟其義

以充其實則善矣

榮宗更曰伯敬取禮大傳尊祖故敬宗榮祖一字曰仲修取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榮仁一曰季從取孟子仁義忠信此天爵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譙德操字序

凡物之至堅者莫如金石金之堅火能鑠之石之堅水能泐之如是則堅

果不可得而恃耶曰然也質之堅如金石者猶不可得而恃矧吾所謂道心惟微而物欲之熾有以害之歟譙生名堅從余學以未字來請為奉字曰德操且告之曰子誠能於日用動靜之間誠敬以為主求放心而操存之克去己私不為物誘講明義理固執力行及其久也德性堅定向之不可恃者至是而可恃矣古之聖賢匹

夫不可奪其志千駟不足動其心確乎不拔磨而不磷亦非苟然矣生懋敬之勿忽

王克承字序

執器不恪或墜而毀舉足不審或跌而傷况其大者乎是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敬也王生學於余說語孟頗知嚮方年駸駸弱冠矣猶以小字行於夷等稱呼誠慊一日以名字為請乃

取書說命中式克欽承語名之曰欽奉字曰克承且誨之曰夫欽之為言敬也書中言欽者極多堯舜訓飭其臣止以欽哉二字則其義可謂博矣盖人能欽必恐懼修省收欽持循內以順承其親外以奉承其上接承其友以至於一事一物之承無不克者生其勉之若夫美其名而醜其實者君子不為也非今日命名之意也可

不謹乎

劉伯受字序

劉福自幼時其長者亦令從學今年踰弱冠鄉里之先輩共與進之欲美其稱呼請字於余取士冠禮永受胡福之語字之曰伯受蓋受之為義如器之受物隨其大小而為之量人之脩身以受福亦若是爾居家孝悌則得父兄之愛出門敬讓則致鄉里之

宋宏舉字序

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三綱五常之道天地位人極立以是而已國非是不治家非是不齊身非是不脩雖名曰人實何以異於物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則仁義

禮智信是也朱子小學題辭亦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綱者何維網大繩也蓋綱舉則萬目畢張矣猶人綱常之道既立則百善萬行皆從此出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信哉斯言宋生當冠字之年猶以小字行其尊人公亮以為請余以師道不可辭為名曰綱奉字曰宏舉宏者大之義蓋取孔氏書傳序舉其宏綱之語其命字之意則在此而不在彼也生懋敬之哉

周子敬字說

周生幼時嘗從予學年及冠猶以小字行介其同學友譙生來請名與字余以恭名之奉字曰子敬周生請聞其義余謂主一無適曰敬致敬於外曰恭體用相須表裏交正曲禮三千始諸毋不敬洪範五事先於貌曰恭

蓋敬以直內則非虛敬矣恭而中節則非足恭矣自生所急者言之事親從兄持守謹乎孝弟待人接物一惇篤於誠信以至言動必恪有戰兢惕厲之心居處必莊無怠慢邪僻之氣使敬以直內涵養於未發之前恭而中節周旋乎從事之際能如是則由家而達於邦國之乎蠻貊無往而不可行矣生既以是為稱呼之美又當

充為踐履之實云

蒲蕃仲植字說

姪蕃字仲植其父德衡所命也余為申其義以告之蕃為滋多之義詩騶虞小序有庶類蕃殖書洪範有庶草蕃廡植字與殖同用然有二義栽植也生植也合而言之惟其培擁栽植然後生意油然而蕃息滋多矣如人之涵養有素和順積中英華自發於

外韓子曰根之茂者其實繁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汝試以是思之

樞機二子字說

樞機物之動者也言行身之動者也動而中節無往而不善矣易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蓋動則吉凶悔吝繫辭聖人答子張

干祿之問亦不過言行之寡悔尤耳可不慎乎余故爲二子立名曰樞者以思發字之曰機者以思度字之俱曰思者庶其時省而不忽也噫余旣以是名而字汝矣又筆其義以示汝矣汝其思惟服行責之於身耶抑將仰人耶則我不可得而知也

鄭文質字序

記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夫三代

之俗所尚雖不同亦世變之降自忠質而至文猶四時之運不能不然也夫子生於周衰悼時文之勝歎史之闡文至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我從周之語夫聖賢之於季世末俗之弊如砥柱之於頽波蓋有確乎不拔者自常人則爲習俗所移而不覺悟夫質勝則失於野文勝則失於僞二者不偏勝而得中則彬彬然君子矣

胡昌齡字說

胡宰伯克之子名禧字昌齡請其說於予予謂禧之訓福也漢書受禧祝禧齡齒也記所謂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洪範五福一曰壽則壽爲福之

最先者也壽雖天之所賦然能全其所賦則在乎人焉攸好德居其一德果能知此則戰兢惕厲始於身體髮膚之不敢毀傷終之以脩身俟天而立命將見如士冠禮所祝眉壽以受胡福黃耆以受天慶蓋不期然而然矣

李思永思齊字序

李氏二生一曰胤寧一曰胤家嘗從

余學一既冠一將及矣俱未字其尊人倅君銘甫來請為字胤寧者曰思永取書其寧惟永之辭蓋寧而至於永其為寧也大矣致永之道無他顧吾所以自脩者何如耳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脩身之要其目甚備臯陶所陳之九德思惟而服行可也胤家者曰思齊取大學身修而后家齊之語夫脩身然後可以齊家而脩身之要

不外乎窮理正心家既能齊則凡所以事上治人推之無適而不然其詳具乎朱子集註講明而力行之可也二生來前汝之伯父秋谷公起自儒素以功勳德業為時名相為世聞人汝父倅君亦克樹立以振風猷又非若他人比生等是宜緣名求義勉強不怠繼繼承承俾不墜其家聲庶余今日命字之意矣二生曰唯遂書以授之

王克新字序

明德無聖愚之分氣稟有清濁之異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誠而明者性之也明而誠復其性者也惟聖人氣質清明純粹不假脩為如良玉美珠非塵泥所能汙其餘則不能無物欲之累善學者致力於克復及其成功一也故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朱夫子釋之曰銘者銘其器以自警之辭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日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至哉斯言余讀書至此未嘗不三復警省焉今王生為學頗知嚮方易其小字曰銘以克新字之生能以盤銘而銘諸心思惟朱

夫子之訓以為力行之方惟日孜孜無少懈怠則庶乎有日新之功矣

李恕行字序

學明乎體用然後可以言學蓋有體而無用則道為虛器而不可行有用而無體則道為無本而不能立二者豈容偏廢也哉欲明體用之一原無若忠恕之二字故曾子指此以明吾道一貫之理子思引此以申道不遠

人之義其立言雖不同然所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者體恕者用則不異矣嘗謂此心真實無妄推之以及於人近而事父兄接交友達而致君澤民無所不用其極矣夫子以是答子貢終身行之之問蔽以恕之一言豈欺我哉李生自入小學以思忠名今冠而求字以恕行字之生曾授讀朱子四書果能求書中所謂忠

恕者講貫思惟以致其體用相須之義則不徒名字之美又將有以服行而有益於身矣

龐士先字序

文質不可相勝夫子既以先進於禮樂為野人胡為復有吾從之語耶蓋周衰文勝時人不之覺反以先進文質彬彬之君子為野人宜夫子發之以示訓耳蓋質者本也文者末也有

質然後文可得而施人誠能以忠信為本文之以禮樂猶甘可受和白可受采則彬彬然斯為君子之歸矣龐生名進以士先字之生方從余授業宜取語中如此條者熟讀審思庶知用力之方云

劉元禮字說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其行之也有尊卑貴賤等級之異揖讓進

退威儀之節雖皆出於人為莫非天然一定之理各有次序存焉故書曰天秩有禮其此之謂歟劉氏子生溫厚之家從余授學其尊人切切欲其有成也余亦懼其放逸而不循禮名之以秩以元禮字之生來前余聞聖賢格言曰夫禮者敬而已矣曲禮首言毋不敬敬則心有所主而禮可行禮行則事皆有序無往而不宜矣捨

禮則何以為人故詩有相鼠茅鷗之
譏生能從事於此居家以事父母出
門以事長上接朋友又推而至於克
去己私以復天理如顏氏所聞於夫
子者斯乃下學上達之極致生敬之
哉毋忽

樂仲宣字序

漢中職醫之長樂義卿家世詩書而
業醫著名其子詣于黌宮執弟子禮

既冠名以周翰而字以仲宣蓋詩之
崧高有為周之翰四方于宣之語詩
之義以申伯吉甫為周之楨榦而宣
其德澤於四方也或者曰以是名樂
氏子而取訓無乃不可乎余應之曰
夫古之人命名字不必拘拘取義於
身也亦隨寓以為稱呼而立訓耳蓋
子能世其醫而立其身為家之楨榦
以施其衛生之澤於人亦吾夫子所

謂是亦為政之意爾又安知不能立志如周之申甫耶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或者曰然遂書以為字

關彥脩字序

書曰慎厥身修思永慎者何敬謹之謂也夫脩身而加之以慎者蓋非慎則修身何所主哉關生請名與字余既以克慎名之復以彥脩字之脩身

之道雖散出於經書然大學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以及脩身井井有序而脩身之前先之以數者脩身則其慎可知也至誠意章於慎獨之說尤致不忘吁聖賢格言具在方策關生能慎思而篤行之吾將見其身脩為關氏克家之子又豈特稱呼之美而已哉

趙肯播字序

元醫官趙君奉先之二子長曰肯
堂字克繩次猶以小字呼請更名與
字名曰肯播字以克紹蓋取書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使與其兄
弟及字義類相比而書中克紹字不
一一見此蓋以為子者因父菑而肯
播則能繼紹前人之業矣無逸之篇
不云乎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
貽尚期勉旃

王伯循字序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程子曰性即理也蓋陰陽五行有理
有氣人得其氣以為形必得其理以

為性率循也人能循其性之自然無
所往而不善矣惟其梏於形氣徇於
情欲誘於外物昧焉而入於惡者多
矣苟不致力於學反躬以求之則又
安能具夫天理之可循哉王生名理
年弱冠求字於余拜而且曰某非徒
欲美稱也將以為終身之訓故為表
其字曰伯循書其義以授之生西軒
王先生之曾孫肅僉元亨之孫也誠
德云

趙時雍字說

趙公濟之次子壻醫鐘氏踰冠稱呼
無異於閭閻細民其友善者以為慊
請名與字余以其居同里為命名與
字且詢其兄之名字曰時敏字彥脩
因求其比類者名以時雍字彥和蓋
雍之為義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夫堯舜之時仁義浹民民從其化是以致時雍之美今子幸生太平之世何異於唐虞之時苟能從化而畏禁使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昔周公曰爾室不睦爾惟和哉身行之於家推之於國人莫不皆然以協平時雍之俗如是則不徒時雍之名彥和之字以為美稱也又當思其義而服行之然後為有益矣

袁士貞字說

袁生名順福從余學介其同門友來求字余字曰士貞取易坤卦彖辭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語蓋順之為義不拂逆之謂也坤豫備論之矣六經之中不可徧舉自其切於己者言之率性之謂道惠迪斯為吉不順乎親不可為子忠順不失足以事上至於接物處事莫非是理人果能此福將安

歸故士冠禮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雖然要不失貞固而已不如是則坤道既以順矣又奚待牝馬之貞安貞利貞可貞之贅耶苟不以貞而固則儀秦妾婦之道矣生讀書亦嘗講明其說尚敬之哉

陳逢吉字說

君子之獲福於天也非假祝史以求

之惟盡夫已之所為而已故易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聖人於繫辭復贊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今觀大有上九之交履六五虛中之信而能謙退不居志從於五得履信思順尚賢之實自然為天所祐夫人能踐履誠信謙恭巽順尊敬賢者

而親之其獲吉宜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詎不信哉陳提舉之子名祐夙喪父克自樹立葬其祖以下十餘喪可謂孝而有志矣今冠而未字鄉人以為閨典來請奉字曰逢吉且申其義云

李伯修季安二子字說

李君善甫家世業儒其子永與寧從余學性皆穎悟篤實可教冠而求字

永字以伯修皐陶謨曰慎厥身修思永蓋求永長之道必自修身始先儒謂修身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謨伯修之義蓋取諸此寧字以季安召公奭所謂志以道寧寧與靜同義大學之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得其所止則善有諸已而為學之次第至此無以復加矣季安則取是義焉夫伯修之修身思永季安

之止於至善立言雖殊義則一貫蓋
修身必欲止於至善而至善必本於
修身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二子
果能一是思之則兄弟之間相與講
明而力行之則無媿命名與字之意
異日卓然見稱於人使皆曰善甫有
子矣

李彥修字說

李生從余學既冠矣猶以小字行為

名曰敏字以彥脩且告之曰若知名
與字之義乎蓋取諸商書說命之辭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夫天之
降才於民初非有殊特由學與不學
而後分爾學之道必先遜志虛心以
為受學之地苟不如此則孰樂告以
善哉又務時敏孜孜而不捨則其所
修者源源而來矣故論語首章聖人
以時習為訓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至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其意愈切矣夫口誦心惟真履實踐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以之為文辭則據經義之言也以之為德行則合倫理之正也此厥修乃來之效也若夫綴葺剽竊為人而不為己若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是豈厥修乃來之事耶今余既以此命而名若字又從為之說彥修其服膺焉

鉉鐸二生字說

鉉舉鼎之器也鼎之用大亨饗帝養賢聖人取象尤重焉虛以受實以出非鉉莫能舉曰玉曰金其貴可知鐸宣揚號令之具也金口木舌金剛木柔以相濟其聲和而不怒用而能久振必以時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王侯思進新除廣元路總尹來訪坐定作

而曰簣也幼從先生學名與字皆先生所命逮子銘等亦然今晚得二稚亦累教席下懼旦夕從於任所不能長侍左右雖未及冠而字似為太早計非欲速成蓋願有以誨之俾服膺不忘也余不敢辭取與其兄銘類曰鉉字克舉曰鐸字克振呼來前謂之曰鉉汝當莊敬篤厚使其有任重之質以成克舉之功曰鐸汝當謹信自持必時而動以收克振之効余老矣殘喘苟在尚見汝異日有成矣詩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若等其懋敬之哉

順齋先生閒居叢書卷之二十一

